



拘幽操

文王_マ姜里_ラ作_マ

目_メ窅_タ窅_タ兮_ハ其_レ凝_リ其_レ盲_ラ
耳_ミ肅_シ肅_シ兮_ハ聽_ク不_レ聞_ク聲_ヲ
朝_ア不_レ日_ヲ出_ス兮_ハ夜_ヲ不_レ見_ク

月與星

有知無知シヤ今為死シヤ為

生カク

嗚呼臣罪當誅シ今天

王聖明チ

程子曰韓退之作羨里操云臣罪當

誅シ今天王聖明道得文王心出來此

文王至德處也遺書

問君臣父子同是天倫愛君之心終

不如愛父何也曰離畔也只是庶民

賢人君子便不如此韓退之云臣罪

當誅シ今天王聖明此語何故程子道

是好文王豈不知紂之無道却如此
說是非欺誑衆人直是有說須是有
轉語方說得文王心出看來臣子無
說君父不是底道理此便見得是君
臣之義處莊子云天下之大戒二命
也義也子之於父無適而非命也臣
之於君無適而非義也無所逃於天

地之間舊嘗題跋一文宇曾引此語
以爲莊子此說乃楊氏無君之說似
它這意思便是沒奈何了方恁地有
義却不知此是自然有底道理語類

禮曰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坤之六二敬以直內大學之至善臣止於敬誠有旨哉秦誓云予弗順天厥罪惟鈞是秦伯文王之所深諱伯夷叔齊之所敢諫而孔子所以謂未盡善也吾嘗讀拘幽操因程子之說而知此好文字不

可漫觀既而見朱子以程說爲過信疑相半再考之朱子更轉語說得文王心出夫然後天下之爲君臣者定矣遂附程朱之說于操後云

山崎嘉跋

二條通松屋町 武村市兵衛刊行

拘幽操附錄

程子曰君貴明不貴察臣貴正不貴權

○張子曰可馬遷稱文王自羑里歸與太公行陰德以傾紂天下如此則文王是亂臣賊子也惟董仲舒以為文王閔悼紂之不道故至於日昃不暇食至於韓退之亦能識聖人作羑里操有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之語文王之於紂事之極盡道矣

○朱子跋宋君忠嘉集曰莊周有言子之愛親

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古今以為名言然以予論之父于之仁君臣之義莫非天賦之本然民彝之固有彼乃獨以父子為自然而謂君臣之相屬特出於事勢之不得已夫豈然哉今讀東海宋君之事觀其出身以報國家之讎履鋒鏑陷危難濱九死而不悔及其一旦棄妻子去官逃左衽之禍則窮困極矣而變易姓名猶不能忘於國家興復之念夫豈有所不得已而強為

之哉於此觀之則君臣之義如吾所論無可疑者而莊生為我無君禽獸食人之邪說亦可以不辨而自明矣

文集

○列莊本楊朱之學故其書多引其語莊子說子之於親也命也不可解於心至臣之於君則曰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他看得那君臣之義却似是逃不得不奈何須著臣服他更無一箇自然相胥為一體處可怪故孟子以為無君此類是也

語類

下同

○問泰伯事曰這事便是難若論有德者興無德者亡則天命已去人心已離便當有革命之事畢竟人之大倫聖人且要守得這箇看聖人反復嘆咏泰伯及文王事而於武又曰未盡善皆是微意

○問泰伯之讓知文王將有天下而讓之乎抑知大王欲傳之季歷而讓之乎曰泰伯之意却不是如此只見大主有剪商之志自是不合他意且度見自家做不得此事便掉了去左傳謂

泰伯不從是以不嗣不從即是不從大主剪商事耳泰伯既去其勢只傳之季歷而季歷傳之文王泰伯初來思量正是相反至周得天下又都是相成就處看周內有泰伯虞仲外有伯夷叔齊皆是一般所見不欲去圖商

○李堯卿問大主有剪商之志而太伯不從大主欲傳位季歷以及昌則太伯遜位而去其是剪商之事在我雖不從而難必於後人若不遜位去則又兄弟爭國違父之命已先失德此所

以固讓也。大王既有避狄之心，何故又萌剪商之志於數十年之前？莫是以其理與天命推之知商之必亡，周家世世脩德，知不能違天命之眷付邪？方其去商也，為民之故，不欲驅之鋒鏑，及其傳季歷以及昌，亦為民之故，必欲拯之水火之中，故避狄剪商亦時焉耳而已。事雖不同，其心則一均之為民無所利也。曰太伯只是不欲為此事耳，今亦未見其曲折，不須如此穿鑿。

附會也

文集下同

○陳安卿問：當時商室雖衰，天命時勢猶未也。大王乃萌是心，睥睨於其下，豈得不謂之邪志？泰伯固讓為成父之邪志，且自潔其身，而以所不欲者推之後人，何以為至德？曰：剪商乃詩語，不從亦是左氏所記。當時必有所據，看書中說肇基王迹，中庸言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則可見矣。此聖賢處事之變，不可拘以常法處。而太伯之讓，則是守常而不欲承當此事者也。其心即夷齊之心，而事之難處則有甚焉。尚以

成父之邪志責之誤矣

語類問泰伯與夷齊心同而謂事之難處有甚焉者何也曰夷齊處君臣間道不合則去泰伯處父子之際不可露形迹只得不分不明且去某書謂大主有疾泰伯採藥不返疑此時去也其書謂吳越春秋也

○吳伯英問泰伯知大王欲傳位季歷故斷髮文身逃之荆蠻示不復用固足以遂其所志其如父子之情何曰到此却顧邨不得父子君臣

一也 語類

文集張敬夫問天下之為父子者定為子必孝為臣必忠不可易也曰羅先生云只為天下無不是底父母此說得之

○答呂伯恭書曰泰伯夷齊事蓋逃父非正但事須如此必用權然後得中故雖變而不失其正也然以左傳為據便謂泰伯未嘗斷髮文身此則未可知正使斷髮文身亦何害也 文集

○伯豐問集註云大主固有剪商之志恐

之說只是指本之辭今遂據以為說可否因詩
中分明如此說又問如此則大主為有心於圖
商也曰此是難說書亦云大主肇基王迹又問
大主方為狄人所侵不得已而遷岐當時國勢
甚弱如何便有意於取天下曰觀其初遷底規
模便自不同規模才立便張大語類下同

○問大主剪商是有此事否曰此不可考矣但
據詩云至于大主實始剪商左傳云泰伯不從
是以不嗣要之周自日前積累以來其勢日大

又當商家無道之時天下趨周其勢自爾至文
王三分有二以服事殷孔子乃稱其至德若非
文王亦須取了孔子稱至德只二人皆可為而
不為者也本傳文王

○問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一段據本意只是
說文王胡氏說文兼武王而言如何曰也不消
如此說這箇難說而今都回互箇聖人說得忒
好也不得如東坡罵武王不是聖人又也無禮
只是孔子便說得來平如武未盡善

游酢曰世之說者以謂文王自稱王君臣之分猶天尊地卑紂未可去而文王稱王是二天子也服事商之道固如是邪當六國時秦固以長雄天下而周之位號微矣新垣衍欲帝秦魯仲連以片言折之衍不敢復出口蓋名分之嚴如此故以曹操之英雄逡巡於獻帝之末而不得逞彼蓋知利害之實也嘗謂至德如文王一言一動順帝之則而反盜虛名而拂天理乎

中庸
集畧

○歐陽脩曰伯夷叔齊讓國而去顧天下皆不可歸往歸西伯當是時紂雖無道天子在上諸侯不稱臣而稱王是僭叛之國也彼二子者不非其父而非其子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稱王十年者妄說也

○蘇軾曰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儒者之患患在於名實之不正天下雖亂有王者在而已自王雖聖人不能以服天下昔高帝擊滅項籍統一四海諸侯大臣相率而帝之然且辭

以不德惟陳涉吳廣乃蠢蠢乎急於自王而
謂文王亦爲之邪故凡以文王爲稱王者是
資後世之篡君而爲之藉也三蘇集

○堯舜之禪授湯武之放伐分明有優劣不同
却要都回護教一般少間便說不行且如孔子
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分
明是武王不及舜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
事殷武王勝殷殺紂分明是不足及文王泰伯三
以天下讓其可謂至德也矣分明大王有剪商

說與
不是不
得若以
聖賢則

之志是大王不及泰伯蓋天下有萬世不易之
常理又有權一時之變者如君君臣臣父子
于此常理也有不得已處卽是變也然畢竟還
那常理底是今却要變來壓著那常底說少
間只見說不行說不通了若是以常人去比聖
賢則自有是與不是處須與他分箇優劣今若
隱避回互不說亦不可又問堯舜揖遜雖是盛
德亦是不得已否曰然

蔡沈曰仲虺之誥以深慰湯而釋其慙忠愛

可謂至矣。然湯之所慙，恐來世以爲口實者。仲虺終不敢謂無也。君臣之分，其可畏如此哉。
書傳

○問泰伯可謂至德，曰：這是於民無得而稱焉。處見人都不去看這一句，如此則太子只說至德一句便了，何必更下此六箇字。公更仔細去看這一句，煞有_レ意思。義剛言：夫子稱泰伯以至德，稱文王亦以至德，稱武王則曰未盡善。若以文王比武王，則文王爲至德，若以泰伯比文王，

則泰伯爲至德。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比泰伯已是不_レ得全這一心了。曰：是如此。義剛又言：泰伯若居武王時，牧野之師也，自不容已。蓋天命人心到這裏無轉側處了。曰：却恐泰伯不肯恁地做聖人之制行，不同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雖是說他心只是一般，然也有做得不同處。范益之問文王如何，曰：似文王也，自不肯恁地做了。義剛曰：武王既殺了紂，有微子賢可立，何不立之，而必自立，何也？先生不答，但蹙眉再言：這

事也難說

○答楊志仁書曰至德之論又更難言論語中只有兩處一為文王而發則是對武王誓師而言一為泰伯而發則是對大主剪商而言若論其志則文王固高於武王而泰伯所處又高於文王若論其事則泰伯王季文王武王皆處聖人之不得已而泰伯為獨全其心表裏無憾也不然則又何以有武未盡善之嘆且以夷齊為得仁邪前此諸儒說到此處皆為愛惜人情宛

轉回護不敢窮究到底所以更不敢大開口說令人胷次憤憤自欺自誑此病不小想賢者尤當疑駭未敢以為然也然當更思之若信未及即且放下向後時時提起略一審玩便自見得

文集
下同

○答范伯崇書曰來書謂聖人未嘗以得天下為心是矣但謂可取則取未可以取則不取莫非順乎天理如此則是有待而為也語似有病嘗謂文主之事紂惟知以臣事君而已都不見

其他茲其所以爲至德也若謂三分天下紂尚
有其一未忍輕去臣位以商之先王德澤未忘
曆數未終紂惡未甚聖人若之何而取之則是
文王之事紂非其本心蓋有不得已焉耳若是
則安得謂之至德哉此說與來書云云固不多
爭但此處不容有毫髮之差天理人欲王道霸
術之所以分其端特在於此耳孟子論取之而
燕民不悅則勿取文王是也取之而燕民悅則
取之武王是也此亦止爲齊主欲取燕故引之

於文武之道非謂文王欲取商以商人不悅而
止而武王見商人之悅而歸已而遂往取之也
如言仲尼不有天下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豈
益周公伊尹仲尼皆有天下之願而以無天
子薦之與天意未有所廢而不得乎直是論其
理如此耳凡此類皆須研究體味見得聖人之
心脫落自在無私毫惹絆處方見義理之精微
於日用中自然得力所謂知至而意識也蓋幾
微之間衆理昭晰雖欲自欺而不可得矣至此

方可說外見意得意忘言不然止是鑽故紙

耳

薛瑄曰孔子以至德稱泰伯文王乃萬世之

人極讀書續錄

○只泰伯之迹便見與大王之志有不合處

讀書錄

下同

○夫子既稱泰伯三以天下讓則詩人之言為有自大王果無剪商之志則必不稱泰伯三以天下讓

○使大主無剪商之志天下無歸周之勢周

一侯國耳泰伯之去夫子當稱其三以國讓

足矣何至稱其三以天下讓邪以夫子之言

證詩人之語則集註尤為確論而通考金熊

之說有不然矣

○程子曰武王伐紂伯夷只知君臣之分不可

不知武王順天命誅獨夫也石曼卿有詩言伯

夷恥居湯武干戈地來死唐虞揖讓墟亦有是

埋首陽乃在河中府虞鄉也

遺書

○劉用之曰伯夷居北海之濱若將終身焉及聞西伯善養老遂來歸之此可見其不倚否朱子曰此下更有一轉方是不倚蓋初聞文王而歸之及武王伐紂而去之遂不食周粟此可以見其不倚也 語類

義理二安二見
○吳伯豐問橫渠曰太公伯夷避紂皆不徒然及歸文王亦不徒然一佐武王伐紂一諫武王伐紂皆不徒然必大謂二人之歸文王特以聞其善養老而已竊恐不爲此而出也曰是 文集

唐順之曰叩馬之諫不經見而詳于太史氏夫子止稱伯夷求仁得仁而孟軻氏以爲夷與太公同避紂歸周而倡天下以從周然則助成周之王業者夷與太公也 武王不許軍太公鷹揚而夷諫何歟夫既已遠避之而又諫伐之者既已助成其王業而又復諫止之皆疑于不類嘗思之而得其說矣夷之歸周歸文王也視夫子稱文王至德而未盡善于武則微意可知矣夷之歸周不嫌于同其父而不同其子

其與太公亦不嫌于始同而終異也遷之說其亦未以為証哉

○明宣宗宣德二年上御文華殿儒臣進講孟子上曰伯夷太公皆處海濱而歸文王及武王伐紂太公佐之伯夷叩馬而諫所見何以不同對曰太公以救民為心伯夷以君臣之義為重上曰太公之心在當時伯夷之心

在萬世

皇明通記

○因言武王既克紂武庚三監及商民畔曰當

初紂之暴虐天下之人胥怨無不欲誅之及武王既順天下之心以誅紂於是天下之怨皆解而歸周矣然商之遺民及與紂同事之臣一旦見故王遭人殺戮宗社為墟寧不動心茲固畔心之所由起也蓋始苦於紂之暴而欲其亡固人之心及紂既死則怨已解而人心復有所不忍亦事勢人情之必然者又况商之流風善政畢竟尚有在人心者及其頑民感紂恩意之深此其所以畔也後來樂毅伐齊亦是如是

語類

蘇軾曰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方
多方八篇雖所誥不一然大略以殷人心不
服周而作也予讀泰誓武成常怪周取殷之
易及讀此八篇又惟周安殷之難也多方所
誥不止殷人乃及四方之士是紛紛焉不心
服者非獨殷人也予乃今知湯已下七王之
德深矣方殷之末人如在膏火中歸周如流
不暇念先王之德及天下粗定人自膏火中
出即念殷先七王如父母雖以武王周公之

聖相繼撫之而莫能禦也夫以西漢道德比
之殷猶砒砒之與美玉然王莽公孫述隗囂
之流終不能使人忘漢光武成功若建瓴然
使周無周公則亦殆矣此周公之所以畏而
不敢去也

○熊禾曰天下之治亂係風俗風俗之媿惡
係人心三代固有道之長也而商之一代風
為最媿每讀商書至終篇紂之將亡三人寧
死寧遜寧佯狂為奴所以自靖自獻者不敢

有一毫負先王之心伯夷叩馬一諫凜乎萬
世君臣大義雖聖人復起不可易也不但是
也當時為商之臣若民者大率有不肯臣周
之心大誥洛誥多方多士諸篇斑斑可睹雖
周人目之為頑在商則不失為義矣所謂歷
三紀而後世變風移蓋當康王之世歸周且
四十年矣壯者已死其遺播遺黎
自是至死不二可見商家一代之人心風俗矣
夏末之前聞也周平王以後奄奄如一庭羸

病廢之人略無能出一匕強劑以起其生者
則所謂養成一代之人心風俗有王者作誠
不可已也

通鑑綱
目前編

拘幽操附錄 終

書拘幽操附錄後

嗚呼自放伐之事一行而千萬世無窮之
下凡亂臣賊子弑君竊國者未嘗不以湯
武爲口實而忠臣義士就義致命者又未
嘗不以夷齊而自處也士於是亦可知所
擇也夫韓子此操發明文王之心至矣
山崎先生嘗標章之附以程朱之言以貽
于世其書約而盡矣今復因此謹集錄程

XIV. VI. 26. / 60

20. 2. 23.
2792

4.50

張朱及諸儒之說以廣其義使讀者反復
精熟於于其中益識所自擇而莫惑乎彼
將命順命紛紛之論矣

湯詞

武詞

元祿辛未夏六月上弦日

八日ノコト

淺見安正敬書

元祿五年壬申仲夏書文堂刊行

